

XINMEI WEN

于文胜 李贵春 主编

新美文

◎ 小说

长梦无季

白光

神山

搭车

永不言爱

◎ 报告文学

牧马人

◎ 剧本

十七个骆驼头

◎ 散文

新疆情愫(七篇)

党校生活点滴

似曾相识燕归来

想起了沈园(外一篇)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香味人生(五篇)

半截子老城墙(八篇)

◎ 诗歌

清平乐

红山：另一侧的安宁(组诗)

浪花的独唱

白桦林

新疆美

XINMEI WEN

于文胜 李贵春 主编

新美文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美文 / 于文胜, 李贵春主编. — 乌鲁木齐: 新疆
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469-1227-1

I. ①新… II. ①于… ②李… III. ①文学—作品综
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3994号

责任编辑: 周军成

制 作: 王 晔

封面设计: 党 红

新美文

主 编: 于文胜 李贵春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 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西北路1085号

邮 编: 830000

印 刷: 乌鲁木齐精彩阳光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1227-1

定 价: 32.00元

目 录

小说

于文胜	长梦无季	001
于文胜	白 光	010
刘 振	神 山	020
刘 振	搭 车	030
张筱谨	永不言爱	039

报告文学

刘 振	牧马人	045
-----	-----	-----

剧 本

陈思青	十七个骆驼头	054
-----	--------	-----

散 文

于文胜	新疆情愫(七篇)	106
李贵春	党校生活点滴	121
刘 振	似曾相识燕归来	124
孙 敏	想起了沈园(外一篇)	127
王 族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36
张筱谨	香味人生(五篇)	180

周军成	半截子老城墙(八篇)	190
-----	------------	-----

诗歌

李贵春	清平乐	222
王 族	红山:另一侧的安宁(组诗)	223
张筱谨	浪花的独唱	234
叶尔江·铁流	白桦林	237

于文胜

长梦无季

黄灿灿的榆钱儿挂满树枝的时候，大舅又叫母亲去撸榆钱儿。榆树上长得这种像铜钱儿的东西，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和包米面掺在一起，用笼蒸了，是菜饭合一的好东西，在那粮食老不够吃的年代，能填饱一家人的肚子。

母亲提了篮子走出小院的时候，牛蛋扔下扁担赶紧跟了出来。

“俺不许跟着！”母亲说。

“俺打柴呢。”牛蛋说。

牛蛋腰里就别了把砍刀。

牛蛋和母亲是娃娃亲,打小就定下了的。全村人没有不晓得的。牛蛋已发育得五大三粗,一米八的个头,虎头虎脑,壮实得像头公牛。母亲早已出落得花容月貌,高高的身条段子,在村里没哪个姑娘能比,村里人都说,真好的一双,老天爷看准了配对呢。村里的后生娃没少打母亲主意的,都被牛蛋抡拳砸了个稀烂。

“小月……”牛蛋跟紧了母亲。

“叫姐!”母亲说。

牛蛋就怯怯地叫了声:“姐。”

牛蛋打小就是母亲的小尾巴,总是姐长姐短地跟母亲耍。其实牛蛋有4个姐姐,哪个也没他跟母亲亲,母亲有3个哥哥,哪个也没她对牛蛋好,母亲没有弟弟,不和哥亲,就亲了牛蛋弟弟。只是后来都长大成人了,男女间交往母亲就多了羞涩,不再与牛蛋嬉耍了。牛蛋却还像小孩子,老找着茬凑在母亲跟前。牛蛋闹,打小就壮实,在后生们面前很男子汉,谁敢跟他脾气,牛蛋一拳就让他出血。两个后生跟他摔跤,他左右一搂乎,全趴下了。有牛蛋,从未有人敢欺负母亲。可牛蛋打小就怕母亲,就听母亲的,就亲母亲。牛蛋把牛屎扔到母亲要好的姐妹身上,母亲扒了牛蛋的裤子,把个屁股蛋蛋打得通红,疼得牛蛋呜哩哇啦又哭又叫,就是不敢动母亲一手。

“小月姐……”牛蛋改了称呼。母亲听了还顺耳,问:“又要做啥?”

牛蛋就嘿嘿地笑,撸了一大把榆钱儿放进篮里。“俺爹说,明年俺就够政府说的年龄了,让咱们把事办了呢。”

母亲没吱声,也没看牛蛋,只顾伸手撸了一阵儿榆钱儿。好久,母亲叹了口气说:“牛蛋,俺是你姐哩。”

牛蛋就牛起来,夺了母亲的篮子:“姐又咋哩,姐就不能做俺媳妇了?再说,俺爸说女大三抱金砖哩。俺妈就大俺爸3岁!”

母亲就又去瞧对面小山坡上那破庙改成的小学校。那学校里有一个老师在一句一句地教一帮娃娃念书。自从那破庙改了学校,那学校便来了个一肚子

墨水的老师,母亲的心就开始不再平静了。她悄悄去了几次学校,没敢进去。但那些娃儿清清亮亮的读书声,让母亲好羡慕好嫉妒。母亲在外甥书兜里寻到一张带字的纸片儿,藏起来,半夜悄悄爬起,用个炭棒儿在破窗纸片上描上面的字。字描得歪七扭八,更不知是啥意思,但母亲却把自己的字看了又看,压在炕头。

“牛蛋你咋不能识文断字哩!”母亲又触景生情了。

“俺爹说那有啥用!装一肚子黑豆豆字玩意儿又不能顶饭吃。俺爹说过做活计弄娃儿就要俺这样的好身板哩!俺爹还……”

“又你爹说你爹说,不许说了!”牛蛋看母亲真的挂了脸子,赶紧把话咽回去。牛蛋下面的话母亲最不愿听:“俺爹还说,你看学校那个老师,除了一肚子水水啥也没有,瘦小得跟个灯芯草样儿,风一吹就趴下了,三十好几的人了,连个媳妇也寻不上。”夸自己时,牛蛋老爱把老师扯上。我姥爷夸牛蛋时,也爱把老师扯上。母亲一听就烦。

其实他们谁也不知道,母亲越来越重的心思,就在那个灯芯草样儿的老师身上。

老师来过我姥爷家几次。第一次来是劝我大舅的男娃和女娃去上学。姥爷不许,大舅不准。母亲就悄悄鼓动两个娃儿闹。闹得不行了,姥爷只好勉强同意让我表哥去学校识几个字。

老师姓古,村里人先是称他古先生。娃儿们回家说不让叫先生,叫老师。村里人就又叫古老师。

古老师的饭是村里人派的。再后来的一年里,古老师派到姥爷家吃过两次饭,每次来,母亲就想法弄些好吃的,还在古老师的面碗底下悄悄压一个荷包蛋。

这年入冬,母亲私下里拉了两双不同样的布棉鞋。一双塞在牛蛋的胳肢窝里,一双用破窗纸包了,让我表哥悄悄给了古老师。

母亲心里慌慌了好些天。她担心那双悄悄量了脚印儿而做成的鞋,古老师能不能穿,又红着脸想古老师收了鞋咋想。直到那天飘小雪花儿的时候,古老

师来吃派饭，母亲一眼就瞧见他脚上那双软底的布棉鞋，心一下子要跳出嗓子眼儿了，脸热乎乎地发烫。

又一个黄灿灿的榆钱儿挂满树枝的时候，牛蛋家忙乎开了。牛蛋爹娘腾出了他们住的正房，搬进旁边的柴房里。牛蛋天天乐乎得要跳，不是泥墙漏梁，就是往姥爷家串，缠着母亲看新房。

牛蛋把个老屋弄得像个新屋似的，新糊了泥的墙平平整整。把老炕拆了，砌了个新的平平展展的老大个儿的炕。窗棂子都涂了新漆。我姥姥去看了两次，回来直乐得咂嘴：“俺妮子好福气哩，俺妮子好福气哩……”。

母亲咋都不去看，还设法躲牛蛋。母亲有好重的心事哩。

那天晚上，牛蛋爹又来和我姥爷唠上嗑了。他们商量几天后的黄道吉日让母亲和牛蛋办喜事。

那天，天特别特别的蓝，蓝得能拧出水来；星星也特别特别的亮，亮得把山包包上那幢破庙顶上的瓦片儿都看得清清楚楚。

就在这天晚上，一向柔弱的母亲，做出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母亲包了几件衣服，乘着月光，绕开村子，一头扎进了那山包上的破庙里。

母亲今天也说不清那时的她哪来的那么大的勇气。她推开门，抱着小布包儿，对着从床上爬起来愣神的古老师说：“带俺走！走得远远的。俺要做你媳妇，做你媳妇哩！”

当夜，他们就跑出了村子，跑出很远后，在一个小车站和一帮吵吵嚷嚷的人群挤上了不知开往哪里的火车。

就这样，母亲和古老师来到新疆。又来到了当年轻有几排土房子的北屯。

后面的故事，并没有重新开始。因为牛蛋的突然出现，让母亲和古老师措手不及。

在一间土块垒起的办公室里，一帮人咋咋呼呼的报名登记。古老师登记了他和母亲的名字，就被挤在人群外面。这时，母亲一惊，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牛蛋！”

穿军装的领导好像没听清：“再说一遍，叫什么？”

“牛蛋！”“大名叫啥？”“大名就叫牛蛋！”

“哄”的一声，屋里的人都笑了。领导也笑了，记下了“牛蛋”两个字。也许领导对牛蛋的身板子感兴趣，又问：“怎么来的？”

“扒火车来的。”

“知道来干什么？”

“跟俺媳妇！”

领导站起身望了望：“你媳妇在哪？”

牛蛋抬手一指母亲：“在那哩。”

母亲几乎愣住了。领导招呼母亲过来。

“牛蛋……”看着牛蛋，母亲不知说什么好了。

“你是他媳妇吗？”领导问。

母亲狠狠咬了咬嘴唇：“不，俺是他姐！”

这下轮到领导发愣了：“到底怎么回事呀？”

“姐……”牛蛋深情地看着母亲，欲言又止。母亲把古老师拉过来：“古老师是俺男人，牛蛋是俺弟哩。”

“姐……”牛蛋眼里快涌出泪水。

领导好像明白过来，一挥手：“好了，好了。姐也好，弟也好，丈夫也好，我都要了。”

于是，母亲、古老师和牛蛋，跟领导去了几十公里外的一个要筹建的新团场。

后来，母亲才从古老师那知道，他们到了兵团，成了“兵”。他们这一支几十人的队伍是为来年在这荒滩戈壁上建一个新团场打前站的。

几十个人里，就母亲一个女性，住在地窝子的伙房里，做饭。有个好听的名，叫炊事员。一帮男人挤在一个大地窝里，任务就是打土块垒房子。

牛蛋生来壮实，和泥，打土块，垒房子全是一把好手，很快得到了领导的赏识，不久就升任了班长。

古老师就惨了，打土块任务老完不成，泥也扔不到房上。母亲心疼，腾空就帮古老师打土块，母亲帮，牛蛋就也来帮，光着膀子一会儿就扣出一大片土块。

牛蛋有空就往伙房里钻。母亲说：“牛蛋，你少来，古老师不高兴哩。”牛蛋一拧脖子：“你是俺媳妇哩。”

“古老师是俺男人。你是俺弟哩。”

“姓古的大你十好几岁。你先做了他媳妇，他老死了，你还是要做俺媳妇！”

母亲就流了泪，脱下牛蛋的脏衬衣洗：“你是傻弟哩……”

快入冬的时候，一排做办公室用的房子和一间做会议室的大房子都封了顶。再收收尾，两三天后人马就撤回北屯，待来年更多人建场。

半夜，母亲正熟睡着。地窝子外秋风还呜呜地刮着，已冷得刺骨了。一双大手摸到母亲胸前。母亲惊醒，“啊”地大叫一声坐起。领导站在母亲床边。

还没等母亲醒过神来，领导一下扑倒母亲在床上。正当母亲被一只大手捂住嘴挣扎的当儿，领导被人一下从床上提起，又一拳砸趴在了地上。

“敢欺负俺姐，废了你！”

领导连滚带爬逃了出去。

两天后，领导宣布了个新决定，留几个人下来，冬天守房子。这几个是：牛蛋，古老师，母亲，还有一个40岁的叫大老李的人。

那时的冬天可比现在冷，9月底就下起了大雪，纷纷扬扬一下好几天。大腿深的雪把偌大的戈壁包了个严严实实。到了10月底，气温就降到零下30度，往后又降到零下40度。

这时候，问题出现了：有这几个能吃的男人，粮食肯定是撑不过这漫长的冬天了。

大家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牛蛋是班长，只有靠他拿主意了。

牛蛋提议，趁现在人还能走出大戈壁，派人回北屯找马爬犁运粮。

母亲担心：“要走两三天哩，迷了路咋办哩。”

是啊，天寒地冻的，能行吗？几个男人围在火炉旁，谁都不做声了，闷着头一支接一支地抽莫合烟。

古老师站起来：“我去吧，迷不了路哩。”牛蛋就说：“行哩。”

母亲说：“俺也去！”

牛蛋不吱声了，又卷了一支烟：“那还是俺去吧。”

大老李沉默了一会，说：“我家在北屯，老婆孩子不知咋样了呢。我路熟，还是我去一趟，也好回家看看。”

第二天是个不刮风不下雪的晴天。大老李踏着厚厚的雪上路了。一直看着大老李的身影消失在雪原上，母亲心里还在念叨着“平安啊，可别出事啊。”

大老李走后，牛蛋叫古老师一起把做办公室用的那排房子前打扫出了一大片干净的空地，全从地窝里搬进房里。母亲住一间，叫古老师和他住一间。

古老师很不高兴，原想可以和母亲住在一起，可牛蛋老作梗。牛蛋警告古老师：“老规矩知道不？没拜堂不能同房。你要是敢欺负俺姐，生吃了你！”

古老师本来就瘦小单薄，虽一肚子墨水，在牛蛋面前也只能忍气吞声。看古老师和母亲都心情不快，牛蛋便宣布：“春天了，俺给你们专门盖间两屋的新房，让俺姐穿了红衣戴了红盖头拜堂，咋整俺都不管了。就是不准欺负俺姐！”母亲叫了声：“牛蛋”，便泪流满面了。古老师哭了，牛蛋也哭了。

牛蛋在平地上架起副单杠，又支起了副吊环。下不下雪，每天早晨都扫一遍地后，拽了古老师跟他晨练。每当这时，母亲就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笑。

一个月去了，两个月过去。大老李一去没了音讯。粮食问题又摆在了母亲他们三个人面前，母亲心里越发的慌：“大老李不会出事吧？”是啊，咋回事呢？大家心里都没底。

牛蛋一拍大腿：“对了，前儿俺在后河沟的林子里看到有兔子脚印，咱套兔子吃。”

这个主意让大家有些激动。几个月没闻肉腥味了，能捉上兔子吃该多好。

头天下午，牛蛋就用细铁丝扎了十好几个套子，带着古老师去后河沟林里，

东一个西一个,沿着兔子脚印全布下了。

第二天天麻麻亮,牛蛋和古老师分头去下套的地方拾兔子。母亲也早早起了,化了一锅雪水烧烫,有了兔子好洗弄。

日头傍午时候,牛蛋才回来,两手空空,一脸子沮丧。一会儿,古老师也回来了,肩上一左一右扛了两只好大的兔子。

大家一阵子兴奋。可再一瞧,牛蛋跳起来:“娘哟,咋整的是两只狼娃儿哩。”

古老师还在激动着:“两个小家伙爬在一个洞里,冲着我叫,我一个一棒子就打下了。”

母亲把小狼肉满满炒了三碗,又炖了一锅汤。大家吃得真美。牛蛋直咋呼:“有酒多好,有酒多好。”

傍晚,又刮起了寒流,呜呜地直叫,冻得那木桩儿咔咔直响。

母亲他们就又围了锅台喝肉汤,烫烫的肉汤下到肚里,就生出一股股暖气来。

风越刮越大了。呜呜的呼啸声也更大了。

风吼声中,母亲似乎听到有小孩的哭声。扯了耳朵再听,真真切切的,有好多孩子的哭声。

母亲吓得丢了烫勺:“有鬼,有鬼啊……”

牛蛋和古老师也听真切了,牛蛋爬在窗户外上在挂满霜的玻璃上用嘴呵出一块透亮,看见黑洞洞的夜色里一大片绿莹莹的光在串动,打了手电再瞧,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娘哟,外面全是狼,全是狼!”

是狼!上百只的狼,已把母亲他们住的房子围了个严严实实。

狼并没有冲击母亲他们的房子,只是蹲在门外几米远的地方,紧盯住门窗,一会儿呜呜号叫,一会儿嗯嗯地哭泣。

母亲他们这才意识到,事惹大了。

“来要狼娃哩!”母亲说。可狼娃在哪呢?三个人肚子里装着,咋还呀。母

亲吓得直哭。

牛蛋卷了两张狼娃皮，开门扔了出去。

一只狼就冲上来叼了皮回到狼群里，又呜呜地叫。

牛蛋就又把锅里骨头捞了，肉也捞了，连同爪呀毛呀，装在盆里统统扔了出去。几只狼冲上来一起叼了去，回到狼群里还是呜呜地叫。

僵持到天快亮的时候狼群不耐烦了。有的开始扑门，有的抓窗户，有几只蹿上了屋顶，号叫着扒房顶子。

眼看门就顶不住了。牛蛋操起顶门用的粗木棍，大喊一声：“操你娘——老子跟你们拼了！”

牛蛋冲出去。狼群一下又退回了原处，狠狠地盯着牛蛋。

牛蛋抡起棍子冲进狼群，左右开弓，一口气砸倒了好几只。趁牛蛋不备，一只大灰狼冲上来咬去了牛蛋的木棍。

“吃吧，吃吧，老子让你们活吃了吧——”牛蛋高叫着，立在狼群里一动不动了。

狼群把牛蛋围了个半圆，并不咬他，却把牛蛋步步往后逼，又逼回到屋里。

古老师把这一切看得真真切切，反而不再哆嗦了。他扶起蜷缩在墙角的母亲，掏出手绢，为母亲擦干了脸上的眼泪，又把母亲的头发捋整齐了。

母亲明白了。她死死抱住古老师，大叫着：“你不能出去，你不能出去啊……要死咱死在一块啊……”

古老师掰开母亲的手，在牛蛋一双瞪大了的眼睛的注视下，亲了母亲的嘴唇，亲了母亲的鼻尖。然后，把母亲狠狠地一推，哈哈大笑着冲出了屋子，冲进了狼群里。霎时，古老师便被群狼撕扯得粉碎……狼群散后，地上除了一摊未被舔净的鲜血外，几块布片儿散落在雪地上……

于文胜

白 光

“谁不想要金子，不想？别他妈来淘金！来了，也是傻蛋一个。”老金头说。

布满鹅卵石的河滩旁，有一棵奇大的杨树，粗得两个人合抱都拢不过来。小时候爬上这棵树掏鸟蛋，每一次来都和小伙伴争论它的年龄，100岁、200岁……我认定，起码也有1000岁！1000岁是什么概念？是树神了吧？！

这老杨树真该是神！东看西看，南看北看，远看近看，下看上看，怎么看都与众不同：树身肥圆，长着一疙

瘩一疙瘩肌肉，两米以上，分两叉，一叉向东，一叉向西。又两米以上，再分两叉，一叉向南，一叉向北，这一纵一横，就像顶了座小山，密密麻麻全是油绿的叶儿，而每一片叶儿又手掌似的奇大。这树长得奇怪，怎么看都独一无二。

独一无二的树下，必有独一无二的奇货。想着，我就激动，激动得手都发抖。我用出吃奶的劲，搬开树下一个老得全身都起鸡皮疙瘩的水桶般大小的卵石，石窝下露出湿润细柔的沙，沙是白色的，有点耀眼。

操起铁锹，一锹下去，就像在地里挖洋芋一样，一个，两个，鸡蛋大小的狗头金完全裸露在阳光下，金光四射，耀得眼疼。再一锹下去，一窝子玻璃蛋大小的狗头金！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五个……哇！整整20个，哇——哇——真他妈发了！

我的心快跳出来了，咚咚地像擂鼓，一个激楞跳起来……满眼金光灿烂。定神再瞧，金光变成白光，毒辣辣的太阳正照在头顶上。

“王二这小子，他妈哪辈子积了德，怎么那么大一个狗头金就叫他挖着了，整整100克哟！”老金头说着，一抬屁股，一口浓浓的黑痰射出老远，一股子臭气就随风飘来，臭得我像吃了口屎。“小子们，金子是什么，金子不是金子，是，是……是他妈漂亮女人的白大腿……”

要不是老金头那一口臭痰，我的心情会好些。王二是谁？我不认识。不过老金头说上游的王二今早挖了个大狗头金，不光别人，我也着实激动了一上午。王二有福。这消息让我一听就振奋。关键是，还想着刚才那一窝大大小小的金疙瘩，总是一个好兆头。

老金头站起来，拍了一巴掌屁股上的沙土，转身：“小子，睡过女人没？”我脸上一下子着火了：“我才二十呢”。“瞧见了没，这小子才宝贝，裤裆里两个金蛋蛋呢。”一阵哄笑后，老金头挥挥手：“干活干活，都他妈起来干活，想白大腿，就他妈给老子好好干。”

一帮子骚货。才来一上午，我就这么个印象。不知金客是不是都这样，满嘴金子和女人。尤其让我觉得骚的，是那个河北女人，一听睡大腿，就高兴得两

个大奶子一抖一抖的,差点掉出来。唉,我一个堂堂高中毕业生,怎么会跟这帮人为伍呢?唉,都他妈的是钱。钱就是金子,金子就是钱。想到这,我有些暗自伤心,满肚子不是滋味。如果不是那个臭婊子(不,不,她不能叫婊子,她长得漂亮,又那么温柔,打小我就喜欢她)的哥哥给连长送了一疙瘩金子,那文教就是我的,我也不至于落到今天。唉,这年头,没礼办不成事呀!爸反正是没招了,一个连队的小学教师,有啥能耐。我……我更是有劲无处使。反正下决心来了,入乡随俗吧,老子总有当上文教的那天。惹火了,老子不光要当文教,还要睡那个小美婊子。对,让她天天给我做饭,给我洗衣服,还要生一大堆娃娃;一大堆娃娃也不叫她妈,气死她。妈妈的!这一想,心里又舒坦了,又激动起来了。

我的差事还算可以,专门在河边溜金槽旁拉抽水筒。这不知是谁发明的,还算科学,一个长长的碗口粗细的铁圆筒伸进水里,里面有个皮塞,皮塞上伸了根长长的铁杆,往上一拉,哗——一股子水就冲进槽子里,推下,再一拉,又一股水冲出来。这活跟拉风箱一样,只管一进一出地推拉,虽然一上午下来,两条胳膊生疼,但比起那几个挖矿和挑料的,算是轻松多了。

一进六月,天日见着拉长。太阳虽然已偏了西头,还明晃晃地照着,扯一河白光。往上看,白光里似有一个亮点,一闪一闪的,老远就耀眼。看看其他地方,全一色的白光,没有那个亮点。亮点在动,往下飘,越来越大。那是什么呢?金子是不会飘在水面上的。

那有一个白东西。木棍吧。木棍怎么会发亮呢?脱了皮的木棍。也是,脱了皮的木头发光。

木棍径直朝我们飘来,越来越明亮了,还光灿灿的。不是,倒像个倒扣的脸盆,再瞧,脸盆前面还有一团黑东西一现一没的。“老板,老板,那是个啥东西?”老金头没吱声,正拄了铁锹瞧着。“操——”老金头一声操,震得我们一哆嗦。是个人!是个人,而且是个一丝不挂的女人!那脸盆一样亮亮闪光的,是又肥又大的屁股,一头长发像一条散在水面的黑纱巾。

我第一次见光身子的女人,不光屁股白得耀眼,背也白得耀眼,腿也白得耀